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

己丑館選　五十八則

湧幢小品卷之十

湖上朱國禎輯

講讀學士免考

弘治十年考察京官五品以下掌院侍讀學士楊守阯疏言臣與掌詹侍讀學士王鏊俱在聽考之數但臣等俱掌印信俱有屬官進而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將坐於堂上退而聽考於吏部則當候於階下一人之身頃刻異狀觀視不雅況我朝
列聖於學士之官特加優異如慶成侍宴坐於四品

官之上　視學與三品以上官坐彞倫堂內今四品官不屬考察而學士與屬官一槩聽考其於事體亦甚不便且學士所職乃講讀撰述之事非有錢穀刑獄簿書之責其稱職與否　聖鑒昭然若非其人自甘賜黜又有不待於考察者伏望斷自宸衷循川舊例特假優禮示崇重儒臣之意從之

弘治十七年翰林學士劉機奏臣雖叨任學士掌印職銜不過五品亦在考察數內乞勑部院先將臣履歷送一考覈應否罷斥奏請　聖裁果不係

應斥之數方令臣會同各衙門從公考察名行於
是學士江淵等又奏學士所職乃講讀撰述之事
非錢穀簿書必待稽考而後見況臣等歷事
先
朝供奉
皇上前後已二十七年其稱職與否
聖明洞鑒久矣若有不稱惟
陛下顯賜罷黜有不
待於考察者伏望
念
累朝之典及往年免考之
例特賜寛假以示榮遇從之
合二事觀之由前則講讀學士掌印之故也由後
則學士掌印與學士自叙榮遇申明前說也此免

考之始而近日所刊詞林典故止述免考不推本
來歷又止稱學士不及講讀學士殊欠詳備今升
其官皆為尚書侍郎詹事少詹所兼而本院廢不
復設間或設于南京掌院止侍讀學士豈難其人
抑暫其官而惜之耶皆不可曉
學士開棍盖　國初學士原正三品後雖改為正
五品而體貌崇重如故觀楊公之疏可見五品以
下過部考察始于弘治年間特疏陳免亦是中
祖宗舊制非因免考始開棍也故講讀學士不得開

枇

又五品不遜一句乃各衙門所以嘲詞林者亦收入爲佳話獨鄧定宇先生見而哂之

東宮官

東宮官如庶子而下　國初俱大臣兼領修撰黎淳等九年考滿值　英宗實錄進呈以纂修俱陞庶子諭德等官淳上言舊制無專領者乞以大臣兼之臣等仍翰林之職不許

院中老柳

楊晉庵守隨掌翰林院稱院之後堂有巨柳數章叅天蔽日民之輸廪米者欲暴于庭患柳陰之翳之也請伐其最鉅者公不許作伐老柳賦示意今院後柳不知何如亦不聞貯廪米想米歸戶部而柳皆非其故矣

瀛洲亭

院後堂東南乃有瀛洲亭環以池池去玉河可百餘丈掌院學士曾椎齋朝節欲溝河水注之春鍤已具時余在史館科深謬稱爲長巳詳藉求省毋

學士亟來迓不得已乘肩輿往學士迎笑曰老史官當爲主乃爾推托耶時督工者爲余同年主事應雲溟朝卿學士門生也與諸公相顧未及言余曰得注水甚妙然須測地勢高下如何測之池高于河數丈學士召匠詰問曰汝言河高于池可鑿今何悖也匠不能應余曰彼只欲從事支錢糧耳安惜其他故非親驗不能決學士大笑而止乃別爲溝汲井水以灌

二大節

童承敘字大章號內方官左庶子有高才好詼謔喜說相譚死生之理自謂體太魁碩當不壽以志屬其同年王思齋與果先二十年卒王不及志後王召爲戶部侍郎因宅文字及之感慨且述公二大節云不附石亨求官撓之終不去一朝士辱石氏黨既力爲解後　上怒索其人終不妄指遂巳罪當時稱義而世無傳焉嗟乎士君子隱德美行自盡于暝暝中者多矣

希贇中允

陸文裕公以詹事兼少宗伯同郡孫文簡公以少詹事副之　世廟獨用文簡嘗稱文簡稀賚中允藎國意久矣文裕竟卒于位贈少宗伯文簡以太子少保大宗伯致仕贈太子太保公少穎敏有人以紅燭令作破應聲曰色如朝霞光同夜月在詞林沉默敦篤卽張桂氣燄不忍傾居鄉存厚道不忘故舊子克弘號雪居以乃祖爲延平知府號雪岑所以志也有高行善大書及畫人皆寶惜之可謂能世美矣

談兵薦起

秦鳴夏字子亨號白厓嘉靖壬辰進士癸卯以右中允主北試中翟閣老二子衆議藉藉次年二子登第乃稍安尋事發削籍幷及鄉試事逮秦下獄閒住會倭寇所逮白中肯綮當道薦起爲兵部主事至徐州疽發背卒年僅五十秦魁偉長髯隆準自揣望之若神而止于此命也

留館職

萬曆丁丑會元馮具區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既滿

入京時制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教楊德政
皆已習館故事一省未有盡習者馮當補别署其
座師蒲州張閣學鳳磐憂之盞張方恣雖其子居
二甲馮過之初無加禮張怒言于父曰彼恃會元
決留館故爾因盡習三人將以抑馮并示諸詞臣
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俟江陵有
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邑邑狀江陵攉問故且曰
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蹙額曰爲馮子館事江陵
憐之曰是會元還宅編修蒲州悅飲盡懽方出次

日入朝補館職此與于文定公筆塵所述陸平泉先生留館亦藉座主張龍湖之力頗相似要之分宜雖貪江陵雖悛決不令會元既入館復爲宅官彼視一編修只是本等官世蕃索松綾之說亦未必真渠眼孔儘大窣希窮措大一絲龍湖具銀幣之說尤贅林既留安用此且不用于先而今乃作謝儀邪

館長

庶吉士推一人年長者爲館長總理諸務人多歷

年避之　世廟時癸丑馬乾庵自强年在數人下
獨不避遂領長約後卒拜相
館選取二十八人相傳謂上應列宿然　成祖取
有定數而周文襄以年少願入館讀書　成祖許
之則其說似不足據盖宋端拱初已有此舉以愼
濫取亦二十八人今以選數符合遂附會之耳端
拱中第十九名爲古成之字亞夷廣之增城人廣
舉進士自古始梁灝及第之年次卽成之有張賀
劉師道者嫉廣南人右已夜召飲置瘖藥焉比臚

傳成之不能應太宗怒扶出再舉登第與選上聞前事欲置二人於法成之申救謝無有上甚重之張詠深奇其才辟知絳州長于文章政事雅意丘壑後遇異人韓泳邀以偃術謝曰方爲親仕非所願也卒于官或曰終以偃去

改翰林

大臣子弟爲科道者例應迴避得改翰林嘉靖中御史胡效臣以父璉任都御史當改　御批自改授翰林乃近年陰厚私弊准照衙門用着

南翰林

南院在東長安門外列宗人府上　太祖右文之意可見歲久塌壞右爲衙舍木石俱盡己亥年余以使事過南中容往觀之荒地畝許而已劉雲居日寧起掌篆請于工部得百金又節公費佐之修葺略備乙巳余以司業至劉換祭酒矣舊規本院缺官印必屬司業院中月剩銀四兩一錢入橐余受署十八月悉以了餘工并換大門樑柱裁廷中松栢置櫃買書檢齋中書籍重複者實之雲居亦

功足二十一史皆註公簿列二大屏明刻數目于上無得私移私借又誡後來凡司業署事都照此例別衙門來署則否朱審所以光祿少卿至見而怒曰偏司業能別官不能亦辭之復發考亭諸刻充其中此眞同心而院役桑松老矣每嘆息曰纔成衙門余旣被廢追思景象深犯喜事二字之戒今不如何如夢寐及之覺而失笑且自嘲也

名帖

詞林寫名帖用大字各衙門尤而效之幾與亞卿

等余乙卯年三月過故郭姚氏乃大京兆書溪公之孫出公座主王槐野先生單名帖稱友生字僅蠅頭細書是年甲辰會元瞿文懿書溪同年也亦有單帖稱年侍生字與王先生等次年借書于里中董遐周一舊帙中有阮函峯名單帖字亦如之而書較細阮是時不知何官稱曰年侍生名下有一等字上寫早臨二字居中速字在右想同門之遐帖也蓋凡事之樸而謹如此今滔滔不可復返稍損之且以為失體矣

大名

御史與主事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署名頗大王偉時爲職方郎中口占貽之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令人名大欲如何雖于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有士子代答云諸葛大名垂宇宙我今名大亦從先百凡事體皆如此費墨文房不用錢偉尋陞兵部侍郎客往賀曰大名屬公矣偉又占曰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爾千秋于今一紙糊塗帳滿面松煙不識羞衆相傳爲笑共習稍改

坊局嚴重

詞林官至坊局體嚴重稍暇即發單帖邀館中新進者或以地或以科多至十餘人聚集設榼深談因得其人之學問才情短長處合則稱知已日後速翻爲公輔最高者不難屈巳下之劣者亦陰識別以漸改用故新進史官多策勵不敢放蕩慮其卒然來邀也至今詞林中有前輩請後輩後輩不請前輩之說以後此風漸微便渙散極於相傾相賊而後止

或曰必若此言其互相黨比而後可乎曰非也張

文僖固巳行之矣有大不可乃上疏直言與天下

共之有何不可

詞林初授官有七科以上旁坐避馬之說如余巳

丑科遇辛未前輩則執此禮後丁酉年補官又有

避講讀學士之說余惜惜皆遵行後官南中間同

年隻弱侯前過家鄧定宇先生爲司成先生辛未

科隻執舊禮先生固辭曰即如俗禮所云曰七科

以上盖八科也奈何仍訛至此遂得改正後閣陛

文簡傳文簡辛丑庶吉士徐文貞癸未及第已正位宗伯仍講鈞禮則不但七科不論廾官品原不栒栒盖先輩之從雅道如此

翰林前輩

翰林最重前輩張太岳丁未進士陞平泉第辛丑蓋前兩科矣太岳柄國位少師起平泉大宗伯從人望也而欲其速去設謨數數令人刷鬢髮又數更新衣若曰修汝皮毛行當換攺云爾後虗傳有旨令禮卿捧接平泉即趨入無有乃亟請歸善始

善終矣

陞轉

舊制編修九年陞侍講檢討九年陞修撰既陞侍講修撰矣與狀元徑授修撰者又皆九年方陞中允盖原五品衙門重之不輕授也成化二年童緣以修撰陞諭德因同官王獻以將秩滿謀于大學士李賢欲爲巳地故有是命後遂爲例至弘治中攺正必二十六七年方陞五品楊文襄召對錄可考隆慶中申文定修撰滿九年止陞中允又一年

吾論德未幾　穆廟登極講官皆欽陞有十七年
大拜者因丙辰己未壬戌三科不館選缺人且值
龍飛之會也
凡陞遷龍頭僭前科之半外轉讓後科之半自隆
慶戊辰後局稍稍變然龍頭猶如故而外轉流落
益多如戊辰李襄軒才名冠世歷藩臬幾四十年
僅轉南太僕卿而言官攻之又詞林考察謫官見
後考察即與補官奪俸仍入坊局隻弱候補後一
推南司業未奉　旨即被人言弱候豈便不堪此

官耶至王損之列考察凡十三年方補官再遷又止陞叅議舊規外者不謫謫者不外以一人兼之吾黨之窮乃一至于此

巳丑館選

是科三鼎甲外選者二十二人中間才士甚多留者十二人惟余最湔劣俯仰三十年間初十年聚京師濟濟皆有公輔之望自巳亥年一散便分陵谷劉雲居曰寧得少宰巳不及見蔣恬菴孟育歿于南少宰莊冲虛天合黄慎軒輝得少詹傳商盤

新德得太常卿署國子監周礪齋如砥得祭酒焉源明有經得庶子匯游目大相以少名改南王損之肯堂檢討考察令皆作古人董思白其昌外轉浮沉閩楚藩臬余與林兼宇堯俞皆祭酒被廢三人僅得不死授科道者惟包大瀛見捷至少宰焉少墟從吾顧海陽際明家居無恙而鼎甲焦弱侯竑一擯不復收陶石簣望齡亦止祭酒吳曙谷道南雖大拜有所阨旋以憂去從來館中之否未有甚于此者而先一科為丙戌合鼎甲無大拜有五

亞卿皆在事久又皆典會試差以此勝
焦弱侯率直認眞　元子初出閣定講官六人癸
未則郭明龍丙戌唐抑所袁玉蟠蕭玄圃全玄洲
己丑則弱侯太倉相公迎謂曰此重任我輩先年
少著精神故到今扞格乃爾諸公看　元子資向
如何擇其近而易曉者勒一書進覽方佳無何相
公去國諸公不復措意惟弱侯三上三多三不惑
纂養正圖說一册郭聞之不平曰當衆為之奈何
獨出一手眞謂我輩不學耶且此書進後傑發講

將遂與古書並講抑出汝之手令我輩代講誰則甘之共說甚正弱侯亦寢不復理後其子携歸刻于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而璫陳矩適至取去數部進 御覽諸老大恚謂由它塗進圖大拜事不可解矣

呂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閨範一書弱侯以使事至呂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數部入京 皇貴妃鄭之侄曰國泰者見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焉衆大譁謂鄭氏著書弱侯交結爲序將有它

志疑忌者又借此下手至今其說尚盛不獨敗官
將欲啖肉文之不可輕如此

弱疾以此誚官絕無幾微怨色對客亦不復譚及
惟與余善細問之乃述此且戒余曰惟認眞故及
切無然余曰不認眞乃認假耶然養正圖一人獨
纂不商之衆畢竟自家有不是處

黃愼軒心口爽快其同省范凝宇醇敬先二科入
館而年差減且其弟鄉試同年也黃以小范呼之
用文正故事示重亦以爲戲范大不懌遂有違言

黃好佛茹齋持頌若老僧當道頗不謂然因別事

票　肯有蕭修當入深山之語又因推祭酒嗾言

官劾之黃遂註籍俟一日僧萬餘人來造自宣武

門至寓所可三里肩頂相接皆曰黃公所招黃實

不知也久之始散黃知所自來亟歸不出而達和

尚之獄起意欲因達連黃而達故黃所不喜也遂

得免

王損之彊直自遂諸生時文名藉甚且鼎族與申

王兩相國世爲通家兩家子弟嚴事之一語不合

便悻悻出門去兩相國每每優容素善醫時延入不免綢繆而絕不與事談人短長饒豫章主事疏上與杖衆喧傳王相國盛怒損之在傍從臾重處忌者又加粉飾牢不可破壬癸間申公歸田王公夜出將抵國門恐其爲援遂羅入考功法余在南中間損之當日事情悵然曰戊子十一月至京見王氏父子一次夜酌談文尋入西山習靜至明年二月初五抵徧試院前科場紛紜何人上本何人得罪畢試後始得其詳而饒疏在正月并不知其

影響也

余去國十八年去南京亦十一年收入拾遺中所列事款夢想不及救山陳座師之長子心血幾粘力辨陳太守之不貪神明可鑒背粉飾作爲罪案坦然甘之更因此得脫丙丁之阨見普陀一則實爲大幸老閒無事偶有所得稍述于後

朱修仲舍人有五計之說余亦作五計配之十歲爲兒童依依父母嬉嬉飽煖無慮無營忽得忽失其名曰偎計二十以還堅强智用舞蹈欲前視青

紫如拾芥鶩聲名若逐膻其名曰賈計三十至四
十利欲薰心趨避著念官欲高門欲大子孫欲多
奴僕欲衆其名曰丐計五十之年嗜好漸減經變
巳多什起于爭鬬之塲亨塞于嶮巇之境得意尚
有彊陽失意遂成枯木其名曰囚計過此以往聰
明既衰齒髮非故子弟爲卿方有後手期願未艾
願爲嬰兒其名曰孱計嗟乎如舍人之言肯作老
計死計賢于人遠矣余今巳六十前二計自所不
免後三計頗覺爽然今後日損毋以老子作行屍

也

淵材生平所恨者五事一恨鰣魚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余亦有五恨一恨河豚有毒二恨建蘭難栽三恨櫻桃性熱四恨末利香濃五恨三謝李杜諸公多不能文

有程姓者善數學持某師某友書至余曰莫談且喫飯去其人愕然余曰我拙人也秀才時並不灼龜起課何則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窮

儒何處著力又如本佳而得凶兆豫先愁這幾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後失望煩惱更甚所以一味聽命其人默然臨別求書爲薦余曰生平寡交只此一師一友書已先到默然而去

惟以退爲樂乃能進退兩忘惟以死爲安故乃能死生一致尹師魯鄭夷甫之事未可輕議也

人有恩于我自當銘心傳之世世不可忘報一切仇怨不但自家當忘亦不可示子孫留筆札何則子孫不肖方且流落自救不暇如其賢也亦不報

仇一懷報心便動殺機是種之禍而貽之毒齊桓
公之覆轍也至筆劄刊行尤可笑有何他事而使
後人據為話柄或悼或慍甚以為恥即其事果實
先輸三分矣
講閒話可以遠口舌讀閒書可以文寂寥此老廢
人上上補藥少年學此則敗矣
夜坐久之忽見燈尖散為二奇之是夕烹茶甚清
又不欲寐夜過半燈尖忽散而三度是時且三鼓
矣久之忽散而四雞鳴遂廢寢待之久久忽散而

五雞三號矣其時爲三月廿七日豈是應五更之數耶非耶

擇禍莫若輕古今人能言之未有能行者余下一轉語曰擇福莫若輕夫福之爲禍根也明矣可不兢兢審所擇乎

生平好遊有三快事己亥重九太和登絕頂風淨無纖雲下視漢江如一銀線庚子三月上太山看日出早起見山頂之東紅光四射意謂已出亟趋之尚未也亦風淨無纖雲但見光發處如金絲一

抹中晃兩角稍微圍天之半絲下有青黑暈數丈

暈之下則純黑不可辨此數丈者乃海水純黑者

土也坐移時日露一點如豆色勝鎔金漸勾漸半

漸圓圓時日觀頂闌有影正相對山尖尚黑漸升

尖白其下尚黑僧云山趾雞三號矣或言看有許

多奇怪疑是眼花非實辛丑中秋石梁賞月山輿

樹俱作白玉色泉飛如白玉屑其聲如雷月晉落

而朝霞動白玉忽作黃金色羣鶴蔽空旋繞鐘聲

四合萬山皆應一鹿自橋左突過衆皆驚走余奮

起逐之將及鹿躍上峻壁回顧作聲沿澗而去則

天明矣

太和山仰看星辰亦如常登太山較大一倍論山

勢太和更高不止一倍地勢亦如之何星之大小

過與乃爾征北北記言大軍四千萬谷五哨出塞

文皇至某嶺指侍臣曰到此北斗反在南矣而陳侃

使琉球記謂仰視星辰亦如在中國一般大約

文皇出塞北不過三四千里而琉球東南海面不啻

數十萬里何星遠近乃爾有自日本來者言在彼

中看亦只如中國一般日本在琉球東南又不啻幾萬里此皆事之不可解者
近來士夫稱善遊者莫如臨海王公士性公字恒叔萬曆甲戌進士五岳俱徧皆有記現麗可誦性既好遊而天又助之宦跡半天下雲貴廣西四川皆徧此四省非五岳所麗而山水尤奇不親履不𢘿不宦遊亦不能履也公以行人給事中至藩臬後老煉丹家貧罄敬所先生之侄也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句妙絕妙絕然庸人

援之猶可才智者擾之禍不可言雖總歸于庸而禍之大小必有別矣

有講理之書有紀事之書有方内外洸洋之書今人纂述多出事門而諸書並採且又刋行失其肯綮矣

巧言令色足恭佞人也匿怨而友其人險人也佞必險險必佞實一人也

自已杜門嫌人出路自已絕滴怪人添杯自已喫素惱人用葷自已謝事惡人居間自已清廉罵人

貪濁只是胸中欠大

人必一錢不入方是淸立錐無所方是貧我輩有

屋有田每每受人書帕豈可言淸言貧只是不饒

裕不齷齪而巳若侈然自命而曰我云云彼云云

宜其招怨而趨禍也

古人只說三不惑不及氣字何居要見此字難去

去了又做不得英雄直養之則爲浩然之氣

我怨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怨則彼厚我薄矣

我筭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筭則彼逸我勞矣

曰怨心便不快曰笄心便不開將一點靈臺擾擾役役反出人下噫拙不已甚乎

君子道其常此論理耳若論時勢當道其變如忠孝常也變而爲篡殺清寧常也變而爲毀裂皆當想到不及焉則淺過焉則葸恰好則妙人

或曰聖人能盡鬼神之情狀看今來人情又有出于鬼魅之上即聖人如何識得余曰易之鬼神造化之體段也今之鬼魅乃造化中一點乖氣也甚淺甚拙本無人看之如燐火如死螢不足道何況

聖人

收佛之實以文儒飾儒之體以佐佛此皆高明人

作用

一友云某書某書都是說謊余曰天地間奇奇怪怪事何所不有隨人說謊未足爲其萬一姑聽之不必論有無也

未有愛人而不自愛者此人心也未有害人而不自害者此天理也

柳批謂文學德行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

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雨露所不能活也其言是矣然無根而有葉此色厲内荏之小人其得稱正直剛毅乎至謂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鹽醬不可一日無則眞根本矣

今人行善事都要望報甚至有千善報千萬善報萬之說類爲村婆野老而設讀書人要曉得只去做自家事行善乃本等非以責報救蟻還帶此兩人直是陡見突發此心如孟子所云赤子入井之云兩人若起報心神明不報之矣

余自甲申至巳丑五年因乞耳生底遂聾並不復治時方聯第對尊長同儕唯唯而已人皆笑之其秋忽大開如故不治之效如此

人到氣力竭盡時即責肯只得放下未盡放下者爲豪傑未起而消鑠者爲聖賢

自來士大夫中有居鄉貪暴而居官反錚錚自勵者蓋立名進取之心勝所欲有甚於此故也亦有居官貪暴而居鄉又循循相安者蓋保家遠禍之心勝所惡有甚于此故也二種人甚多然不猶愈

于出處作惡爲世間一大蠹者乎

小人失勢而其力猶能鼓黨動衆攻害君子使君子不敢開口此亾國之小人而失勢者天也國之不即亾亦天也君子得時而其力不能拔茅連茹攝伏小人使小人反得生心此誤國之君子而得勢者幸也國之終于誤非不幸也

凡事君子能放下小人則否大小人亦能放下小小人則否

韓魏公只是有福此句最妙故曰無福之人不可

與共功名

韓侂胄亦有好處弛道學之禁崇鄂王之封其當

國初誠失策後亦凶終然終不失爲魏公之後

章元禮譏宋朝講明道學　國朝受用此語極有

見解抑得　太祖尊崇固是天縱聖人當日宋劉

諸君子之功不少

攻講學者莫甚于宋季至有竄逐流離者然止科

以僞之一字猶可言也近乃詈以牟利利之塗甚

多以學牟之無乃大拙若謂可兼則廉隅齷齪勢

不同塗如何說得上不過心度心想謂當然人之愈趨愈下如此

聖人語錄是行的說的門人記的賢人則悟得的命詞的門人修飾的下此則摹倣的安排的門人附麗的又有一等人絕不知學竊文苑之半斑染三教之餘唾亦嘵嘵爲此是尚口的改頭換面的其徒讚頌誇張的古有僭經此則僭語盡亦自反而思之

讀書不求甚解此語如何日靜中看書大意了然

惟有一等人穿鑿求解反致背戾可笑故曰解是不解不解是解

疾之已甚亂也難道是容他作養他小小惟他此處理會不可訛謬

有必不傳之書何勞鬬他有必傳之書又何苦鬬他

翻刻古書甚害事刻一番錯一番以後者為是則必以前者為非

我輩居林下不是至人莫作懸空齋得丧語直是

向閒門掃軌中尋出許多滋味看世上人紛紛疊

疊到老不休眞是可憐心下便乾乾淨淨

做官只有兩件爲國家幹事爲自己營私二者俱

做不得眞極癡極蠢人反而思之自是明白不要

說着造化二字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此是何等語又是何等意

思人却引以自命襲此口吻長了浮游豈當日立

言之意

以石激水水更淸以雪壓山山愈淨以火煉金金

益精尋常體帖于激處壓處煩處不要胡亂討箇
鎭心丸藥如達子倭子殺來力與之抗中國人定
狠于夷狄方寸靈明定勝于外感也
不道人短便不說巳長若說巳長必道人短
宋朝人物克李若水之才可以爲張乖崖克張乖
崖之才可以爲管葛韓范富歐只到得這地位其
分量然也
呂申公用韓富范可謂曲當其才議者謂其挾他
用間何居

虎豹鱷魚擒而殺之易耳爲文驅得去方難

人都願兒孫聰明讀書取科第富貴予謂如許兒孫試作但富貴行其惡斲伐元氣根必立枯即做好人行善事亦發泄秀氣今年花茂來年無花不若平平一頂頭巾爲鄉黨自好之士乃可久上策也

世謂竹有節而嗇華梅有花而嗇葉松有葉而嗇香惟蘭兼之其說未盡竹無華故中虛而挺不然是君子乃插髮畫屏也梅無葉故枝疎而老不然

是野叟乃錦衣博帶也松當香故干霄而蒼不然是偉丈夫乃薰沐膏髮也蘭草本無支幹與三友另論

余丁酉病幾死病中常覺此身立萬峯頂上兩下俱深壑或臥危隄上兩下俱大海要見生死關頭只在此處

病中必有悔悟處病起莫敎忘了

與一友譚五福六極戲言今之君子特不惡耳每犯六極之五小人所欠特攸好德一件耳多備五

福之四友人云居四之中又須攷考終命爲做僊人方快此是一說然君子獨無是心乎要知考終即是僊但不必去求故老年人只以保嗇爲主沉沉過日即不必富而四福可以穩取決非小人所能及

近日一名公學問只有三件曰貧可使富賤可使貴夭可使壽甚以爲疑一日悟云貧可富燒煉也賤可貴鑽刺也夭可壽採戰也此語太峻却可障邪

妙語

呂仲木曰行藏猶饑飽吾自知之吾自策之如以吾腹而度它人之心是既飽而强飯此語最妙然自身上事推之件件皆然不獨行藏大段而已

范伯達被召問于藉溪藉溪久不應再三扣之藉溪云凡學者治繼述商量義理可以問人至出處二字不可與人商量也

滇人馬騰海名雲龍以子文卿貴封御史嘗曰枯體變爲榮體榮體卽是枯體縷體變爲絲體絲體

故是縷體有味有味

方揚歙縣人隆慶辛未進士志行端方嘗語人曰善陽也而爲善宜陰此人身上眞水也

齊武帝評杜僧明云矜其功不收其拙收字最妙凡拙者收得好儘自可觀且有滋味不收則害乃癡拙也

艮法

懸錢屋梁日用一塊此賈耘老韓忠獻之法東坡效之此後張無垢諸君子爲之甚多眞艮法也

韓非子言爲士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大可裁削口目小可開鑿此可爲建置處事者之法

好事難幹

義田本是好事宜興徐文靖行之至謫子　朝垂永久而其後不免于爭見震澤長語常熟嚴文靖亦有此舉爭又如之其子中翰治計戶以田價償之乃得息世間事皆如此爲善者實難余少年慨然慕立義舉今老廢不能幹尺寸要之幹亦終歸

書餅口實而已

言不可行

聚聞先生賀欽遼東人清操絕俗講學宗陳白沙師事之甚確乃　國朝有數人物陳言時務疏欲革東嶽玄武行宮教坊司除娼優雜戲恐亦難行但爲之節制可也先生子士諮性通敏博極羣書陳白沙一見稱之曰老眼識鳳雛弘治壬子鄉舉抱道自娛不赴春選都御史張文錦薦召首陳十二事不報辭疾歸先生可謂有後矣

張文定獻十策其三封建豈不迂闊斷分財以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于今也行不得寇萊公欲斬李繼遷之母眞是没學問

捲簾審視

呂端鎖王繼恩抗李后立眞宗大事眞不胡塗眞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不拜捲簾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賀此時帝座上若非眞宗將如何必死之矣

人心異

文潞公薦唐子方爲盛德在今日則爲套子張乖崖請寇萊公爲良規在今日則爲惡卩王沂公除丁晋公爲妙手在今日則爲憸計韓魏公觽富鄭公爲獨斷在今日則爲擅權雁獨騎異亦其人其心異也

湧幢小品卷之十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一

湧幢小品卷之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一 辟雍

五帝之學曰成均古無辟字辟即均也周人立太學兼五帝三代之名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南學爲成均鷄冠子五音不同均可喜一也

太學國學漢晉時名也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入國朝因之

雍政

郭明龍爲南祭酒條陳雍政一欵眞可歎息疏云

兩京國子監則辟雍也此　陛下之學也今天下

府州縣學其大者生徒至一二千人而小者至七

八百人至若二三百人而下則下縣窮鄉矣臣自

受事以來在監諸生數僅六百一時搢紳誇以爲

多則往歲之寂寥可知也夫人才盛衰實關于國

運隆替臣不意　陛下之學乃不得比於府州縣

之學臣謹按往牒洪武四年　詔選府州縣諸生

俊秀者入國子學得陳如奎等二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監生悦慈等八千一百二十四人永樂十九年監生方瑛等九千八百八十四人宣德四年監生程憲等四千八百九十三人正統十四年監生金聰等四千四百二十六人景泰五年監生黄夢麒等五千一百七十九人天順八年監生徐福等五千八百三十三人成化二年監生任蘭等六千二十人正德三年監生洪濡等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嘉靖十九年監生徐旬等二千一百五

十一人及至今日寥寥如此非所以風四方示後世也臣　請下禮官廣立科條大興學校夫納粟納馬非　祖制也今未敢議減萬不敢議增也臣

初試士衆人僅五七人其文理優長考在前列者盡選貢耳向非選貢一途太學幾無文字矣臣竊歎天下府州縣學之士盡皆屬文而太學之士乃半居寫倣又府州縣學之士不無以文理被黜而來不無以行誼被黜而來與夫商賈之挾重貲者遊士之猥厚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學諸侯進

其選士造士最優最上者貢之天子而今之太學郡邑以其被訪被黜無文無行者納之辟雍良可歎也郭去劉㓜安代之余為司業劉每歎月成甚國學朝庭設此騙局騙人幾兩銀子我為長兄為馴亦可羞也

鄧劉相似

㓜安少豪爽登第後收斂一以鄧定宇先生以讚為法定宇官南司成奉母葬以養後轉北少宰母

憚跋涉先生不出葬殁未幾先生卒贈大宗伯諡

文潔幼妾有母羅官守次第弁贈謚與其學問大略相同豈天之並生奇人抑志至而天亦從之耶良不偶然矣

定宇先生爲南司成蘇士乞一鄉紳書爲先所用禮幣中有一詩扇受之則皆細剖名人真筆合粘而成者有某公至㧞使觀之嗟嘆不已先生笑曰寶劍贈與烈士即以與之其人喜過望而蘇士甚惋惜謂爲蝤投不見賞也

丁祭演禮

兩雍丁祭北因特遣肄于本監彜倫堂南肄于神樂觀皆道流執事

太學生分教

國初重太學北方初平選太學生爲府州縣教官所至伺候若貴戚重臣其被選者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爲禮後徵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巳罪多賂以金錢至數百緡蓋上之所重必有偏勝處雖神聖當天亦無如之何後事聞多坐死者始亦少息

好秀才

郭士淵台州人在國子諸生中以文名爲祭酒甘所忌譖殺之　太祖覽其文悵恨曰好秀才都壞了追戮甘極慘

歷事

監生歷事起于天順時兵部尚書馬昂所題謂曹務機要上下疏牘關係不宜專委胥吏當擇監生文行明慎綜達時務俾專司繕錄因課功高其入銓常資詔下所司通行著爲令

民生

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輕之在庠士下遠甚考之羅圭峰七試有司不錄入貲北雍中解元會元人顧自立豈在小試利不利而俗人眼孔淺以此分別可笑

余同年生吳徹如諱正志宜興人天才絕世尊公安節先生丁丑進士爲江西豐城令攜之任慮考試往復奔走遇金陵入貲以去後中己丑進士同年秦沚字尚明有氣槩來爲令痛抑民生錄形詞色凡編役不得免尺寸吳方建言歸頗不平之一日

笑曰請自隗始爲道本末秦駭然起謝過遂待民生加等。

參厝出入

厝抨石義英寧國人督學㴱中持法嚴竿牘俱絕先任爲秦爲洲梁無錫人以太僕少卿調補最寬靑衿居間可以叅取時有秦晋厝出之謠厝陞南太常少卿薦厝初張江陵爲政繩下急攻爲祭酒治如督學時而周儆菴子義爲司業周亦無錫人和厚得士心時又有厝毒周旋之謠至形奏疏厝

尋轉太常卿

屠以乙丑年考我湖先君子與焉禎方九歲從入郡中考之先夕盜發署前正先君子寓所次日出題乃譬之小人二句先君因戰悸不能書書亦難辨屠閱草稿批曰此有學識而書法乃爾必警于盜者寘二等屠先生其殆聖乎外嚴而中實婉轉能體人情

先生按湖時羣小望風搜諸生過失一生宿娼家保甲爽[illegible]兩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闢攜以入保

甲大呼言狀先生佯爲不見聞者理文書自如保甲膝行漸前離兩槩可數丈先生瞬門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門役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先生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大驚不能言與大杖三十荷校并娼逐出保甲倉皇語人曰向殆執鬼諸生咸啞之而感先生曲全一洒色士也士亦自懲卒以貢爲教官

沙汰罷官

楚鴒宇叔明江都人督山東學政郡邑士汰其十

六又杖死訓導爲諸生所訟勘明謫覇州兵備教
官而至于杖又至于死豈偶然耶抑酷刑耶可見
前代教法之嚴如此至沙汰生員又不始于張江
陵矣趙詩文刻厲言言自作奇人奇人

精鑒

正統元年兩京設提學御史各省設僉事彭勖永
豐人往南直隷松江府應試取十五人華亭七人
或以爲少請益之不許曰吾所取皆决科若是足
矣及秋榜出錢溥第一徐觀第三張恭第五所遺

者華亭二人耳其精鑒如此此後南畿督學最著者毋若衡水楊宜與我浙江山之趙鏜楊振瞿昆湖趙拔申許王三相國鏜以僉都卒于家三相方在朝分作墓誌傳表亦盛事也楊至總督侍郎

天人

李獻吉督學江西試士袁州畢嚴介溪來見嚴方讀書鈐山堂有盛名獻吉亦雅重之談次嚴偶及某生文字曰此儘佳何不寘上等獻吉曰固也爲衆共詞自首至尾不遺一字且誦且問曰如此

可得上人否嚴駭服曰公天人也不敢復談文字長短矣性高簡獨待士甚厚令勿謁上司行跪禮故事五月一上察院聚揖至是亦廢遂與御史江萬實忤互訐奏萬實謝病去而左布政鄭岳參政吳廷舉與獻吉素有隙吉安知府劉喬尤甚皆以侵官奏廷舉至棄職去獻吉亦累疏劾辯事下總制陳金金以軍前多事不暇請以各奏詞併付巡撫任漢及紀功給事中黎奭等勘理漢等顧慮不能決於是給事中王爌言江西羣盜縱横之時各

官不能協濟時艱逞其私忿自相搏噬有傷風化

乞特遣官究治乃命大理卿燕忠往會爽按之忠

等奏岳喬贓有實跡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皆

宜罷黜廷舉論事過當擅離職任罪次之又劾金

臨事托避漢中立不決萬實奏詞半誣布政使黃

瓚按察使王秩僉事李淳等承勘遲延亦俱宜罪

都察院議覆詔黜岳喬爲民夢陽冠帶閒住奪廷

舉俸一年瓚秩淳各半年金等俱宥之萬實後以

考察去官而獻吉在事寧王陽禮重之請得陽春

書院記後寧王敗遂以此陷獻吉林見素救之得
免凡忿睚險薄之名加者無所不至至天啓元年
始　賜謚　公論乃定

持舊制

孫世芳華容人以職方郎出督雲南學政爲貢科
條凡試士旣命題庋不盡記者示以所由日稟質
由人撰詞由質苟不及此卽宿搆何爲御史某欲
合試諸應舉者持之日非制約士以八月五日始
集會城御史卒不得試其僚由左布政遷爲都御

史撫滇遷之日勑諸司不得乘輿傳呼公曰制內三品始得輿外三司輿非制也然都御史爲布政時業已先之且都御史輿四人耳今用八而以禁人不輿是五十步笑百步走也其人爲斂容謝

停告考

各省巡按于科試年大放告考自昔有之正德中陳公鳳梧督湖廣山西學政上疏力爭乃得止其巡按以民生送入學者拒之眞一大快陳後至副都御史泰和人　神宗初年我浙中亦有告考丙

子年吳御史從意收至千五百人中試者幾三十人近年始題準而督學自以千請批送者甚多吾友陳赤石大綏至盡黜之又一大快陳浮梁人

免追廪

舊制廪膳生員黜退者追食過廪米甚以爲苦成化九年北提學御史閻禹錫引考察黜官爲比免追從之

督學發策

席元山書爲刻城令多善政後唐漁石龍至時召

父老咨而行之元山服其義遂相知重及元山以
議大禮位宗伯與李衡異同時龍督學陝西因鄉
試發策論朋黨陳列大義以諷元山閱録曰是策
專爲大察非唐提學不能作亟呼泰吏語曰爲我
謝唐君謹受教矣元山丰裁甚峻此段屈巳受善
亦自難及然未知真能受敎否尋病命入閣卒不
起則攻之亦何及矣人生少壯時不克巳從人消
鎔氣質老而悔之眞是可惜

親行冠禮

業艮材崑山文莊公之曾孫也督學御史張鰲山以名臣之後覩至學行冠禮而字之曰世德文莊之澤遠矣鰲山亦君子哉

嘉靖甲子安福鄒賴泉督山東學得邢知吾侗曰異日當文名天下時邢年方十四召讀書省之司衡堂親行冠禮東方傳為盛事

重教職

國初最重教職所司不許差遣教生員必有登科合式者方敘陞或辭職得去官廣東博羅人林厚

字萬重以舉人歷四學職凡三十六年方允歸令
勅爲定法積三四年一轉惟有氣力負緣者上進
又進士得告攻大郡副榜舉人得大州縣其擢尤
易尤速而貢途老死不自振益懈于教矣

不上名

陳賢參政觀之子永樂初徵入館修大典先後八
年爲諸儒所重嘗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感賦
上奇其才　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
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釋于今

敢以徇君耶諭者劾其避　詔不忠忘親不孝眾
爲危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　旨罷不問
歷清淮淛亡南康教職方客京邸有邑子暴病往
視之已瘖不能言第數指其橐已屬賢檢視橐
中裝且百金慰之曰得無念此乎錙銖弗致而家
者吾責也竟全歸之在南康常出江湖見一人病
攣爲同舟者所棄舁歸學舍予飲食戒家人謹視
問其家知在嶺南移書久不報爲斂而瘞之

奏彈靖遠

正統十四年四川衛儒學訓導詹英言靖遠伯王
驥都督官聚等奉 命征思機發不體 上心惟
縱巳欲行李二三百扛動役五六百人挾帶絲幣
等物沿途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却敢故違 祖訓擅
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留以用及至行師全
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蹂踐傷殘
略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搬負
艱辛何以養鋭以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馱糧爲
名派馬一千餘匹不知此馬何施又臨賊境金沙

江邊攻圍不克被盜殺死都指揮等官却將瀘戶
所作生擒送衛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
爲功欺天覬賞昔唐南詔有警侍御史李宓將兵
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
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　皇上
深居九重豈知此弊乞將驥聚執付法司明正其
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
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議遣御
史一員沿途直抵雲南同彼處巡按御史從公實

勘明確具聞上以尊任驥等征勦苗寇特原之先是驥等奏捷賜敕獎諭令還京尋晉驥勦貴州蠻寇雖以土木之變得免刑書而加祿進封之典賴以寢矣

竹齋學

戴冠長洲人爲諸生高明下視曹耦人多忌而非毀之然卒莫有過者試必居首督學御史紹興人以文章自負或譖曰戴秀才嗤宗師文御史怒將黜之會罷官得止後以久次貢爲紹興訓導與御

史遜逅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亦其家謗云爲戴
教官激怒以氣疾致遂歸雅有志尚小時即上書
有司請查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三原
王公以都御史撫江南特愛重每召見輒款語移
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歎知非經生也及貢至王
公已爲吏部尚書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當
今切務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爲國家首務天勸
公不乘邇言不恃已見勿以嘗挫奪志其言謇諤
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爲患有韓參議

者從訪水利得失條上皆行之

不負心

俞緒滑州人少負意氣爲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入海時有閩寇充民兵有斬艾功不自敘爲諸生舉于鄉赴京過沛沛令馮鄉人也貸十金既下第謁得欽縣訓導馮已歿矣遣金還其子珏珏以無券弗受緒曰貸金無券信我也若遂弗償非負汝父負心也汝父復生其謂我何爲文告其墓匠與珏乃受庚酉實聘典鄉試有以金賂取者賦詩慰遣

之其人愧謝去任惠州過贛按察僉事陳公壯以
卒送之道經南康卒謂尹曰過貧乃陳姻家也尹
信之厚致贐辭曰吾非陳姻卒給君矣　憲廟時
羅倫齊懋以言被謫方在欽抗疏請以巳官贖倫
等罪天下壯之

靑香箚

劉昂字孟頫祥符人性狷介與衆寡諧家貧績學
勤苦成化間江浦張瑄巡撫河南聘爲子師公曰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辭之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

聞而嘉重餽魯齋遺書命生徒有器資者從之游以身爲教講究義理務使學者體而行之經指授者多爲名士貢禮部授内丘訓導教士不倦内艱起補棗强郡太守知其賢委攝邑符政令清簡百姓安之日讀書堂上事至又能立辦弘治庚戌滿九載入京上祭守令重儒道二疏爲當道所沮遂歸歌曰職冷官微言語輕不如歸去結鷗盟林間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致仕歸築室扁曰書香窩日吟哦其中正德丁卯卒年七十二

教職入臺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弘治壬子鄉舉為江西德化教諭典試咸自主斷交薦考上上選御史教職擢臺臣自清始清在臺逢逆瑾之禍廷杖罰米瑾敗復官備兵左江賫表事竣歎曰可以歸矣居家蕭然寒士霍文敏深重之夫前朝教職尚入西臺今并國學各堂俱寢不行闒茸日多人才愈下非一日矣可慨可慨

執蓋護行

劉文靖之父名亮以貢爲濱州澄城教官性嚴毅士皆畏而服之在濱病暑夜坐雨中諸生更執蓋立侍去澄城道梗諸生共推勇有力者護之與盜角不能近此雖公之教法而一時士風之厚亦可見矣

禦倭

唐欽堯嘉定人爲諸生有名好講論世務慷慨有大節貢入京倭奴犯境亟歸言于大吏權假郅盧兵爲援賊薄城下親仗劍登陴冒矢石一夕賊遣

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門寂然疑之即躍馬往見賊方自林麓中逶邐出將濟河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備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罷十萬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猥款兵被調城守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

材略

黃與莆田人僊遊訓導知縣王𦵏以二百金寄之雖所愛妾莫知也𦵏病死先生呼其子來授之故

麗水時浙寇張甚衆推其材略奉以捍賊即加部署諭以忠義衆感激效死鼓之而進賊奔北境土以平陸廣元教諭與僉事董應軫同時濟江董船覆呼近岸諸小舟莫肯前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取橐中金分授之衆乃亂流而渡董獲免衆義之刻石書其事

贈文

賀鈞盧陵人家嘗失火亟取累世神主奔出他一無所問爲麗水令見官不能俯仰張羅峯方赴召

馳傳絡繹獨不一見攺應天教授日與諸生講學必依於孝弟忠信贄儀悉却有強之受者則曰吾聞諸生中某貧某病某不能婚葬若能助給之卽惠我也他日諸生受助者來謝則大喜以爲古道友誼今乃復見南宗伯涓崖霍公加敬禮贈以文稱其詞不飾以屏僞禮不繁以崇質言不諱以自立儀不炫以束乎誠求自得而無外羨云一日出城誤傳與踬落水士子傾城來逆則方坐池亭吟詩相與奉之而入

執正存厚

陳芹應天府上元縣人爲崇仁敎諭其令峻刑倂徵衆大譁有二生員素有私憾遂揭于諸司誣以倡率鼓衆聽者不察牒下節提芹執不發奏記曰令奉朝命不能禁民無越志而謂倡自二生此理勢必無臺持三尺法槩以加之若拉朽耳芹司敎事而坐視誣陷是不得其職則當去也若一生自以別情取戾則懲糾自有三等簿在豈肯輕縱當道是之二生得免其一官敎授一恩例冠帶皆善

士也此弘治間事　先朝重儒官所用得人故敢與令抗當道亦雅信重令則唯唯曰可殺便殺之矣又有一教諭曰李登與芹同縣亦得崇仁有肆侮貧士者衆爲白于令令有所私不懲遂積疑移怒于登揭于上官時令亦被它揭屬直指使者寄委它官訪令事正登之親故也因爲詳解得不罪人以問登登曰吾自分已矣令方熱中仕版吾安忍重傷其意人咸多之

課士

王士和字希節候官縣人正德丁卯舉人甲戌署錢塘教諭縣自弘治丙辰王獻登科未有進士幾二十年公萃諸生試之口課文一通親爲改定盡月輒第而警策家故饒豐酒饌與諸士飲食如親子弟或貸與錢物不校諸生感奮凡二十年成進士者十五人連考鄉試晉繁昌令高郵知州謫海州以優之棄官歸卒年六十

天遣故人

廖暀字鍾範崇仁縣人刻苦力學正德八年鄉

蔿署海鹽學事與同寅陳瑲相友善瑲莆人也敦行誼善詩文二人愛慕皆出肝膈公歷任廣楚常修候於瑲及謝事家居瑲年已七十餘忽攜僕來訪相見對泣旋復忻慰居歲餘瑲遘疾弗起公揮淚曰兒毋慮天遣故人終於吾手喪具當勉力圖之瑲顧僕點頷而逝公爲捐貲厚殮立主於家服朋友服爲喪主率子侄朝夕哭臨七日訃報瑲子至則厚遺歸其柩

直責王司

李鳳祈州人嘉靖三年為象山司訓古貌古心博學能書內子雙髻愛禮有加其子得金于市麾使還其主坐齋舍中日肅諸生多所發明會主司恣睢任意士子少有忤者辱以非道出醜詆語鳳整冠掀髯直前厲聲曰大人為斯文宗主士子觀法何躁妄如此因言不可者三同列皆股栗主司氣奪從容步出閉門求歸畱之終不可得

救難生子

嘉靖十三年中午陝西鄠縣王邦相者攜其幼子

六兒往投巴縣劉主簿主簿王姊夫也至則不禮會劉亦失官歸王不得巳乞與同舟又且病主簿恚之至潛江欲下諸水屢不得死乃推而棄諸路旁逸去父子匍伏行乞市中居無何父困于衢行乞問乞于學諭任良幹所且告之故任哀之曰嗟乎吾不爲計將父子同死誰爲還鄉知若者遂躬詣困處致醫藥館穀備至王病且死泣數行下公亦泣曰若無憂吾爲若治後事歸若子乃買地葬立石焉收六兒于家與弟同臥起令學書報書于

王之族兄為順天府通判者無幾通判亦卒書未達鄧而王氏以主簿獨歸意見殺訟起成獄則通判之父為王翰林九思得遺書篋中六見手模在焉或疑書詐其母劉思子亟死見之泣曰吾見其指鈌此當是也使次子持金至潛江取子當是時任已行取赴京行時誡家人王氏來取子無留一錢至則家盡却其金而厚遣之母子得全主簿獄亦解任後官中陽邠州祖母尚無恙父母具存五十後生子人以為有天道云

肥香

王艮臣錢塘人名軒受業姚文敏公之門經術精專以貢爲松谿教諭時年五十無子棄去不赴陽明先生爲賦當年一詩家本饒中落晚年藝菊後圃號曰肥香道人後有子曰元世其家學爲休寧訓導家復完年八十三卒肥香之名亦作

正德中欽方肯堂司訓我湖門人吳御史巡按浙中行部謁廟畢詣司訓齋執弟子禮如受業時方平受不辭豪家行重賄脫重罪司訓怒斥去若兩

公者眞可以風矣

辭貢

許西溪岳安吉人嘉靖丙辰當貢入京以疾辭或問其故曰吾少壯不克致身於明時今老矣無能爲也吾嘗勸友人某以恬退不吾聽卒齎恨以歿幽明之際吾何忍負且自言而自背人謂我何督學阮函峰高其志署牒云此生殆痼疾煙霞足媿世之沉涵榮寵兢進不止者飭有司具冠帶禮幣旌之

兩歐陽

歐陽閎字崇勳泰和人文莊公之族兄也從王文成游宸濠有異志進曰以時事諭將有漢七國之變計將安出三問文成不應而密詔之曰書生何容易譚天下事可讀易洗心一句沉思有悟兼長詩賦章燕子重之語人曰歐陽生理學之山賜詞賦之左宋也[illegible]已訓凡五歲滁州學正與其鄉先生胡莊肅公深相結滁人號曰歐陽家又一醉翁矣又之拂衣歸子況字曰方博極羣書爲

文敏而贍尤工四六亦以明經貢如京師例入太
學同舍某病調護盡力歿則棺斂某子以謁選稱
貸畀之數百金無何卒於官馳往伏哭其子謂故
責也色彌慼公收淚言曰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
吾鄉者過于一哀而出涕豈有恨耶急取券付之
曰事有不可知若父方仕而忽然吾奈何能長有
此也遠近傳誦其義

海徵

程文恭休寧人爲邑諸生介然特立有所不可義

形於色邑令李遴難郡大夫嫁禍於余孝廉璉侍

御史行縣問諸生皆不敢對獨前盛言枉狀辭氣

俱奮事遂解學使稍更張不厭衆心具言其不可

得止爲西安訓導擢遼東海州衛教授少夢渡海

作破海詩曰日月乾坤鏡波濤魚鱉家攬觀窮宇

宙指顧判夷華遼負海此豈其徵也尋告歸年九

十卒

奇中

楊松字孟岳建寧人正德中貢士授廣州府訓導

母喪歸貧甚莫自存也乃時時自謂宇宙道義場中不會饑餓倒人服闋復授廣之香山香山僻在海隅士習樂游衍駃身利松謂之曰陳公甫非汝鄰邑偉儒乎彼其一孝廉倡道白沙崛起南服至今江門煙水白龍池之風月揭揭如在同時握鼎彀持衡樞者今安在也而況如諸生者樂游衍駃身利哉學士黃佐爲諸生時貧甚松却其贄亀遺贈之佐父善星曆多奇中而松謂之曰子占人多中余以文占汝子亦奇中如子矣佐果以其年魁

多士

胎色

蔡黃卷晉江人字于省故名黃圖生時胎衣色黃故父以命之後學使爲改曰黃卷精易學嘉靖中貢授雎州訓導督學置優劣二籍卷持不署曰所名劣士非劣也貧也某不願吾黨有此名抑平原獨無何容轉汝陽教諭識趙賢孔惟德於諸生中其後賢至南京吏部尚書而惟德來爲郡太守卷不往賀惟德率同官來拜乃出見其後率以朔望

率同官省候至則二破竹胡床而已守請卷各用其一侍坐而丞判推官並列坐破小竹凳惟德或時客問曰吾師有以示之蓋望其爲邑子請者卷曰願公愛民如子于願足矣不知其它盜陷永寧城指揮某嘗逮坐重辟惟德來問卷曰法不可貸也而情則亟政弛久矣事起倉卒一庸弁其安能支指揮竟得生後聞其故齎百金爲壽怫然辭郤曰吾何與吾何與仕終唐府教授雎汝兩地並祀之學宮

瀞泮池

翁與賢尚書正春之父也以貢歷金山衛學職陞兩淮運判不赴在金山武弁慮文盛軋已爲木將軍關弓射文廟甚者毀棄聖像爲厭術翁素究靑烏家言捐俸濬泮池得木將軍聖像于汚泥中未幾諸生張翼軫李𡔈雲徐光啓相次登第光啓中解元有名

世俗溺人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爲近體詩有警句性

諱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爲的
爲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欲遷其嫡母之墓而以生
母配葬請具奏草志力折之某公强焉志曰以若
所爲非獨禮悖且不免于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
痛者草疏以進　英廟震怒責某公所爲謀者枷
號于市人皆服志之有識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
鑄器某公不肯强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疾
祓面以死人指以爲毀佛之報嗟乎志所存一也
幸而免于禍則服以爲是不幸而得疾以死則指

以爲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令異端之說愈久益

熾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

掾令修志

郭南字世南鄞人以邑掾起家初爲吳江典史築

長橋有功遷常熟簿尋擢令時推能吏虞山出軟

栗甚肥美民摘以獻南食而甘之乃令悉伐其樹

并絕其種曰後必有以是進奉病吾民者南自負

博雅修邑志人頗訾之滿九載歸

擒盜

張汝駿陝西涇陽縣人以掾吏爲眉州判官署嘉定州大盜入劫庫自呼壯卒健僕格鬬甚力盜引去至明偵其竄伏蠻洞深入擒之皆盡先在司農辦事庚戌虜警在事者計無所出以問掾應對如流倚以集事嗟乎世間人才阨異途沉下僚者豈少哉掾雖不顯而壽八十一子問達官尚書天固有以優之矣

三不寶

郭文通慶都人嘉靖末以掾爲碣石衛經歷時征

賊伍端甫將皆敗獨文通大開城門使李環侍持
滿以待動賊熟視不敢動尋遁去居民賴之後屢
討賊有功擢至肇慶府同知嘗語人曰吾有三不
寶官也錢也命也嗟乎不寶官高士也不寶錢清
士也至不寶命則忠孝大節皆從此出此聖賢豪
傑詎易及哉

公庭詩思

吳孟謙莆田人爲府小吏性峻潔容止端嚴弘治
三年爲順德丞民供折薪錢歎曰丞何功受此番

禺後山之役轉餉久多浥損自以俸償卒于官鄒立齋時謫吏目詠之曰君裳蕭疎君貌喂㠠公庭如寺詩思如水

天下第一

鄒尚達福清人少剛介就掾執役藩司以潔廉無害除得任丘尉執法不撓邑人大學士李文康嘗語諸部使曰吾邑尉賢者稟有司直風惜位卑耳憂歸除補雩都復爲王文成所賞識有天下第一之譽轉大省主簿故苗地長吏多不樂往代行令

事多方撫恤盡卻例金錙銖無所取至養贍不給
部民有餽白粲者嚴卻之民苦請非敢瀆公不忍
公貧耳公曰我貧尚有祿爾毋慮也歲飢邑多逋
賦坐奪俸民聞更相責讓曰吾儕無俸不餓死耶
爲日夜輸納課更以最任久不調力告歸邑人追
送數百里號泣載道爲祠祀之郡守吳希賢贈以
詩曰十年作簿貧如洗不改生平一寸丹抵家貧
甚所居災短褐敝緼俱盡族人有爲河源尉者積
金錢巨萬以衣一襲遺之不受卒饑寒寄寓以死

臨沒謂二子曰吾作官三十年無分寸遺子孫愼毋假貸治喪累汝其族以掾史典者甚衆獨公最清白人謂有陶靖節風臺山先生其姻也感慨書一聯贈云濱海村落許多此處見衣冠家文物吾鄉縉紳無數惟君是清白吏子孫

自稱名

黃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寳河堤積勞死于寳應之寧國寺蓋上官忌而擠之水以沒也至

不能歛以病卒聞賻䘏有加黃伉直與人言必白稱名至今嘉興人猶能言之

清在寶應築土石二隄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錙銖磨算上下皆不得欺冒嫉之甚府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謁所司令人客促其板墜下救起死矣尋復甦扶入城凡二日氣絕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八奏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語管理海塘採石我湖先祖月溪府君親受役見清徒步出入慰勞夫匠備極勤苦運石甲首自庖

酒勞之無絲毫乞費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一人逸爲盜事發逮捕獨移文昭雪得免郎家立碑祀之後聞變致祭哭三日初亦不知何許人嘉興題名記亦不載盖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談及始知爲上饒人今其子孫不知何如淸官之後多不振劉司空元瑞其一也天道信不可知然吾亦未見貪者厚積世世受用總只各據所見各就得意處行去不必相笑相訾議也

批内官

蕭景腆晉江人以掾授定遠尉定遠經大盜殘蹂之後百姓流離景腆與令弔死問孤修城鑿池身先畚挿以憂去服除補長洲時織造太監張志聰恣睢橫索長洲令郭波持法挫之志聰忿甚誣令撓御造龍衣逮而倒曳之車後景腆聞領所部弓兵奪追直前手批志聰落其帽市民從旁觀者盡為景腆張氣梯屋飛瓦群擲志聰志聰阻折去竟奪令歸志聰還訴　世廟有旨械下詔獄時令已先擢入為工部主事亦與景腆並下鎮撫司拷訊

廷臣壯其義會疏救之令落五級而景腆仍調尉永從吳吳廷舉巡撫吳中爲景腆立仗義英風之碑碑於長洲之縣門孫騰鳳舉進士官運使

罰水

田濡尤溪人正德間以椽授處州衛經歷剛毅持重　武廟南巡逆彬檄諸衛以遼金二書進衛無以應擬賦金軍士以貨使者濡獨不肯且上記言書籍宜問諸學宮衛所不過軍器若文冊而已無從取辦彬怒將逮捕太監張永呵曰安用此板在

國子監乃索諸海濱耶衆大懽笑助之聲徹 御
幄 武皇訊得其故亦笑曰江平虜此箭射不着
當罰水二碗諸內侍以水灌之江淋漓免冠攜之
走出自此喪氣濡後遭繼母喪徒步歸踁腫血流
墊慮墓側以哀瘠終

代罰

王藻寧夏人吏員爲保定府知事 武皇南巡過
之巡撫伍符設讌符素洪於飲 上聞召與拈鬮
賭大觥偶不勝甚愠連罰符數觥潦倒匍匐階前

上大笑蕖直前奏曰符老不任罰臣蕖請代 上睨而問曰汝小官能勝幾許對曰不敵 天子遠過撫臣 上拍手笑手大觥賜者三執壺者將復注上曰止不要採它這蠻子會賺我酒喫着扶巡撫去符出謝曰今日微君幾殆欲薦之曰是薦酒也覩聽不雅人且議我後卒辭之

發蒙

陳景磻莆田人弘治間省祭先後上疏十餘皆切時政後授潮州衛知事署海陽饒平二縣愛惜民

財不爲勢屈有給事中以使事過里籲貨以擲卒衛卒發其槖送其贓物于府庫時論壯之

袖金

曾仍與化人爲藩臬從事以待次銓曹時郡守林慈邑令張朝博士黄進相繼客死於京悉爲之經紀博士病且革囊三十餘金置仍袖中曰奴輩非所托幸藏諸時無復與聞者仍虞外洩告歸授其子曰此先人屬纊時寄也物論高之鄉人林學士文語同列曰椽行乃爾吾儒庸有弗及者遂與定

交後官小鹿巡檢竟棄去

禁入試

太祖開科取士以吏員心術已壞不許入試然在建文時張祖之識力義氣即士人中不可多得見後此獨非洪武中人才耶何絕之太甚如此蓋當元末法度廢弛土豪奸僧相比爲惡皆此輩爲之耳目左右故恨甚且用重典懲其不法者一意興學校教士其俗頗改并吏與其子弟之納名者頗恂恂自愛先朝名臣就中擇而教之有取科第以去而

其餘入仕者儘有可觀如十二椽吏傳亦可矯矯
挺拔類中也竊恐 太祖在今日亦當開禁而惟
書算一涂最爲弊藪各縣戶房窟穴不可問或增
泒或侵匿或那移國課民膏暗損靡有紀極甚者
把持官長代送苞苴吏不過拱手聽其指揮飲餘
滴即爲幸頻皆滿期出門而此輩積數十年互相
首尾互相授受根株牽連吏禮兵三部尤甚 太
祖見此不知又設何法以治余謂縣官能治此即
稱卓異部官治此即忠良當大用矣

實効

張祖惠安人建文時以憲吏入部考入格留爲吏部吏其時建文君方與方孝儒輩講求治古經濟之事多變章奏　太祖舊章下吏部夯午祖爲尚書張紞所信愛密言於紞曰　高皇帝起布衣有天下立法創制規模遠矣紛然更改未必勝前徒滋人口願我公重之夫爲治亦顧實効何如耳紞湙然之而奪於羣議是時添設京衛知事一員佐經歴理刑名詔吏部選可者紞曰無逾祖矣授留

守知事　文皇即位除罷建文所置官出祖爲湖州安吉丞居九年有治績方就被譴自經舁尸歸屬吏無敢往視祖日經理其殯殯畢哭奠去

三司獄傳　　董見龍集

吾閩蓋有三司獄云其一爲孫一謙一謙者溫麻人也萬厯戊子巳丑間爲南都官司獄能不以獄爲利於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强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頒繫囚初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

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囚以爲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視囚衣獘爲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名一錢者每胥郎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就李陸公光祖少司寇瑯琊王公世貞皆加歎異欲爲之地而一謙 滿三載考轉靈山吏目去矣王

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曰欲
低猶有若盧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啼葢紀實也
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才而遷轉非其道作文慰
勉之一謙竟不之官徑歸歸至番湖舟中恍然見
有請爲某地主者與之應答妻子駭之不數日遂
卒其後十餘年有同邑陳繼源繼源爲大勝關大
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及遷溫州司獄窮
老矣亦却例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兼攝外獄
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於府者也繼源固辭請屬

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時此
獄屬之倉安得盡司獄職乎蔣守笑而罷之及滿
歸至不能供饘粥依老僕以居予深憐敬之又聞
其爲小吏上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
府中爲主庫日盜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
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
救我未幾入詔獄繼源盡其金以救孫胥得問遣
出獄不死矣而繼源貧甚不自爲德也繼源與孫
一謙同里相去二十年並以椽吏著名繼源今尚

鑁鑠無恙

又有閩縣蘇夢暘以歲之丙午來司南都官獄謁予予以一謙事告之夢暘心動至獄問一謙所爲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何如夢暘曰善則善矣何官之云於是盡舉一謙所爲踵行之而益戢獄卒不使患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鑼令曰有虐囚者同監鳴此不鳴者與同罪於是獄中肅然其他踐更稽察撫恤病苦法甚備郎中沈珫嘗指獄戶語曰此故生地獄也

蘇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舊時囚有死而無爲收瘞者卒置竇中群犬恣食之夢暘惻然適料囚米有餘即白視獄諸曹郎請爲櫘以待死者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賓丁公時視秋官篆聞之喜益發衣絮諸物令夢暘給施諸囚未幾轉粤東守禦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遠遷於是特獎夢暘資遣之甚厚子語夢暘曰幸矣子之遷也王郎中何如人是萬曆十九年所舉天下清

苦以風百僚者即吾莫敢望今丁公以子並稱不其榮乎夢賜曰某則何敢當雖然某聞念經作佛者不爲福田吏目何病某行矣於是跳身之粤夢賜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薄不携家其爲吏目亦然盖有志者也